

親近

黃武忠 著

九歌文庫 406

臺灣文學



黃武忠著

親近臺灣文學

九歌出版社印行



九歌文庫⑩

親近臺灣文學 Going into Taiwan Literature

著 者：黃 武 忠

發 行 人：蔡 文 甫

發 行 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八德路 3 段 12 巷 57 弄 40 號

電話／5776564 • 5707716

郵政劃撥／0112295-1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738 號

香港總代理：有成書業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康民街 2 號康民工業中心 10 字樓 8 號室

電話／5-580280 傳真／5-582101

門 市 部：九歌文學書屋

北市八德路 3 段 12 巷 51 弄 34 號（電話／5792838）

北市長安東路 2 段 173 號（電話／7773915）

印 刷 所：崇寶彩藝印刷公司（電話／02-2876522）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電話／02-3963908）

蕭雄淋律師（電話／02-3677575）

初 版：中華民國 84(1995)年 3 月 10 日

定價：新臺幣 170 元

ISBN 967-560-347-8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掉換)

親近臺灣文學（代序）

壹

一九九〇年普林斯頓大學柯楠(Alvin Kernan)教授出版《文學死亡》一書之後，一九九二年八月臺灣的聯合報副刊以「文學又死了嗎？」為題舉辦一次座談會，九月聯合文學又以「論文學的未來」為題再次召開座談會，十一月香港嶺南書院也以「文學的將來與華文文學的前途」為題，舉辦了研討會，就文學會不會死亡？會不

會有將來？加以討論，與會的學者，在每一次討論會結論都說：「文學不會死亡」，大致上有三個不同的論點：

一、文學絕對不會死亡：這是對文學很有信心的一種說法。余光中在《文必行》一文中說：「我相信只要人類有一天需要言談書寫，仍然要用比喻，仍然要用雙關語，則文字仍然可以滿足我們的美感，發揮我們的想像力，文學絕對不會死亡。」他從文學的內在特質，肯定文學的不可替代性。

二、文學可轉化為新生：香港學者劉以鬯認為「嚴肅的文學可能會被垃圾文學淘汰」，也就是說文字商品會戴上文學的假面具，填補嚴肅文學的空位。而梁錫華說：「文學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風尚，歷史的大圖畫給我們能看見的，是某些文類會病，甚至會死，但即使死了，也不是灰飛煙滅，而是以鳳鳥復興的姿態轉化新生」。不論是文學被另一個面目所替代，或是轉化為新生，都是文學受到外在的壓力，被迫改變，但是文學仍一息尚存，它沒有真正的死亡。

三、對文學絕望是杞人憂天：大陸作家李元洛這樣主張：「當今社會和文學都患了某種時代病，但是，文學畢竟是人類精神的家園，文學與人類同在，一個堪稱

健全或健康的社會，也必然有賴於文學的添彩增輝。因此，對於文學的前途，憂慮是由於現狀，悲觀則出於好心，絕望就不免真的近似杞人憂天了。」這種說法很理想性，純粹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從文學情感出發所得到的想當然的說法。

以上的三種論點，不論是文學絕對不會死亡、文學可轉化為新生，或對文學絕望是杞人憂天等，都只從文學的特質、文學的外在壓力及文學的理想談到文學為什麼不會死亡，可惜卻未能提出文學未來的生存和可能繼續發揚光大的途徑。

貳

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文學的發展前途牽涉到創作、讀者、研究三方面的問題。若細加審視，臺灣文學這四十年來的發展，確實不斷面臨著「死亡」與「困境」。

一、創作方面：光復之後，日據時期的日文作家，無法以中文創作，只好停筆。加上二二八事件，接著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其政治氣氛，均不利於臺灣文學的創作；不用說提筆創作，即使是言談，也都噤若寒蟬以求自保。六〇年代中國國

民黨九屆五中全會討論通過「當前文藝政策」，規定了文藝創作路線：

「本黨文藝創作路線，是要加強文藝創作的時代精神、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並確定文藝創作應以服務人生為主旨，同時重視文藝創作的社會性，創造純真優美至善的文藝，使思想信仰力量融貫於作品之中，以照耀人性的光輝，啓示生命的意義」。

但是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氣氛之下，面對大陸的強敵壓境，以服務人生為主旨的創作路線，被解釋為「是要結合社會上的一切力量，來健全並武裝我們的文化戰線，創造合乎時代的需要，合乎民族文化傳統，配合革命事業的戰鬥文藝，並透過戰鬥文藝來激勵生活的情趣，擴大心靈的感受，享受至美、至善的人生。」（參見中央文藝工作研討會實錄）因此，基本上六〇年代所謂的創作路線，即是「戰鬥文藝路線」，有關臺灣文學的創作仍然受到極端的壓抑。葉石濤在《臺灣文學的悲情》一書中也說：「阻止臺灣文學擺脫窒礙，開創新格局的當然是長期的一黨獨大，以及長達三

十多年的戒嚴政策。戒嚴政策不但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上造成了無數禁忌，尤其對文化、文學帶來的壓力特大。它最重要的禍害在於扼殺獨立思考，以及自由創造的創作精神。」

即使到了七〇年代，本土作家有了較多的創作作品，與豐富的創作力，仍然被有心人士，企圖以恐共心態加以打壓，而掀起「鄉土文學論戰」。

八〇年代，雖然臺灣作家從意識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可以有自由的創作空間，但是卻碰上了「文學商品化」的趨勢；再加上社會經濟力的旺盛，而文藝作品的有形價格——稿費，二十年不變，在投資與報酬不成比例的情況下，低廉的稿費，對作家已失去創作的誘因，自然就不再熱中於文學創作。即使是繼續創作，堅持所謂專業作家，也不得不走向「商品化」的創作路線，並且以多角化經營方式，加上多量生產來維持生活。

臺灣文學的發展，這數十年來的前三十年，幾乎在意識的禁錮當中，過著漫長寒霜季節中的冬眠，其路途坎坷，成長緩慢；而近十年，卻又面臨「文學商品化」的威脅。因此，臺灣文學趨向於死亡的境遇，就未免讓文學界的熱心人士感到憂慮。

了。

二、讀者方面：光復之後，政府一直致力於普及教育，甚至於推廣教育，努力的掃除文盲。依據八十三年六月分中華民國統計月報之資料顯示，我國十五歲以上人口之識字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三·四一，其國民識字率相當高，政府在這方面有了極高的成就。九年國教實施之後，國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擁有高學歷者愈來愈多。理論上來說，文盲降低、受教育的程度提高，讀書人口應該是相對提升，但事實不然，讀書人口不但未增加，而且有逐漸流失的危機。因此，產生國民「文盲」減少，「文學盲」增多的現象。

影響文學讀者流失的原因很多，例如：聲光、電玩、多元化的遊樂設施等，吸引國民花費太多的時間；另外，是國人缺乏閱讀習慣。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學校教育內容與現代文學疏離。解嚴之前，大學文學院少見現代文學課程，中小學教材選錄現代文學作品微乎其微，更何況是臺灣本土文學了。

學校教育造成了學生對文學的疏離，假如社會教育能補其不足，也許能找回失去的文學人口。可是社會教育在現代文學推廣方面，顯然著力仍然不夠。我們來看

看關乎社教重鎮的公共圖書館，其藏書量普遍不足，依據八十三年六月號統計月報資料：全國有三四四個公衆圖書館，藏書冊數一五四一八千冊，按人口比率來算，一人分不到一冊書；若再把文學書分離出來，那就少得可憐了。九月二十五日中國時報記者崔慈悌在一則報導中說：「……在文化推展方面，都市發展程度愈高者，對文化知識的傳播愈普及，其藏書也愈豐富，如北京、東京、紐約、墨西哥、柏林、莫斯科及聖彼得堡等都市藏書均超過二千萬，平均每千位市民享有的圖書中，以柏林高達八千冊以上最多，聖彼得堡五千冊以上，東京、馬德里、莫斯科亦在三千冊以上，臺北市八十二年底平均每千位市民享有藏書八二六冊，與世界各國相較還遜一截。」以臺灣首善之區臺北市的圖書館尚且如此，可以想見偏遠地區圖書館藏書的不足，因此我們對於社會讀書風氣的推廣仍須加把勁。

再來看看為整個社會起帶頭作用的內閣部會首長，平常看些什麼書？吳東昇立委辦公室在八十二年五月六日在立法院記者室所作的《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文化意向調查報告》中顯示：過去一個月讀過的書計有二十七本，其中只有《想我眷村的弟兄們》這一本是文學書（這個問向，有二十一位受訪者，其中有八位沒有寫出書名），

實在是少得可憐。

學校教育與現代文學疏離、社會教育對文學推廣的漫不經心、再加上領袖人物無法起帶頭作用，社會讀書風氣難以推動，文學人口逐漸流失的命運，就更難挽回了。

三、研究方面：八〇年代以前，學院中對臺灣地區現代文學研究，幾近於零。甚至於在學院主其事者的眼中有「臺灣沒有文學」的觀念，因此，臺灣文學研究，始終無法登上學術殿堂。這當然會引起一連串的效應——學院不做現代文學研究，師資自然無法培育，中小學自然談不上所謂的「現代文學教育」。

八〇年代以前，臺灣文學研究如有初步成績，幾乎都是民間學者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研究成果。學院的研究，要到八〇年代以後才偶有一、二篇碩士論文出現。反觀日本學者，對於臺灣文學研究，近十年的成果累積，儼然已匯成一股新的學派，在日本學界深受重視。而臺灣學者，在解嚴之前，對於自己本土文學的研究，卻一直採取冷漠的態度。

文學若沒有創作，也缺乏讀者，再加上不研究推廣，其不死也難。還好，這種

狀況在臺灣地區來說，自從解除戒嚴之後，出現了很大的轉機。

叁

從政府解除戒嚴之後，作家的創作心靈從禁錮中解放出來，整個社會趨向多元文化，尋求尊重各族群的均等發展，而政治則趨向於政黨政治運作方式，從事和平的民主改革，作家從此獲得高度的創作自由，因此，「新的觀點、新的批判、新的多元性的發展，陸續出現。」換句話說，作家有了無限寬廣的創作空間。

而政府在面臨在野黨的壓力之下，開始重視人民的福利政策，「全民健保」即將實施，老人年金、失業救濟金等措施，相信在不久的未來將會被研究開辦。作家可以不再為生活的匱乏，被迫放棄創作，而去從事經濟活動；或者是向廣大讀者靠攏去寫「商品化」的作品，以求獲得更高的利潤來圖溫飽，而是孜孜矻矻的創作文學作品。

八〇年代以後，學院已開始重視現代文學研究，陸續有文學院中文所接受研究生以現代文學研究題目為博、碩士論文；尤其是學院中的年輕教授們，已有多數人

投入現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的行列。在解嚴之後，本土文化浪潮興起，臺灣文學研究形成了「顯學」，堂而皇之的進入學術殿堂，清華大學、中央研究院均設有「臺灣研究」專門單位，這是一個相當可喜的現象。

在九〇年代初主管全國文化的最高行政單位——文建會，有鑑於學院中對於現代文學研究之不興，也擬訂「現代文學研究獎助計畫」，鼓勵國內各大學文學院研究所及其他相關研究所之碩士班與博士班研究生從事現代文學研究。實施三年以來，共獎助碩士研究生十八名、博士研究生二名；也就是說，已有十八篇碩士論文、二篇博士論文即將產生。這項計畫對於現代文學研究的鼓舞，以及師資的培養，發揮了不小的激勵作用。

九〇年代面對現代文學的發展，尤其是臺灣文學的發展，若以創作、研究，與讀者三項影響文學前途的主要因素來檢驗；創作與研究的進步，似乎有使文學發展欣欣向榮的希望；唯有在九〇年代的現在，文學讀者仍然少得可憐，看不出有任何增加的現象，究其原因，是人們仍然「疏離文學」。

在這世紀末，要使「文學不死」，甚至於使「文學復興」，我要在這裡鄭重呼籲：

我們需要結合一切可用的資源與方法，讓全國人民「親近文學」。不論在學校教育、家庭教育或社會教育，加強對文學的推廣工作，來增進人們接觸文學的機會，提升人們欣賞文學的能力。

學校應增加現代文學課程、家庭要多買文學書籍，人人養成在家讀書的習慣；各媒體增闢推薦好書或立體化的文學節目；而文藝營不再只是「寫作技巧」的傳授場所，而是引導「文學欣賞」的地方。甚至於每個社區成立類似「讀書會」的組織，提供社區人追求知識、自我成長與推動親近文學的「發酵廠」。

趨勢專家奈思比(John Naisbitt)與奧伯汀(Patricia Aburdene)合著的《二〇〇〇年大趨勢》一書中提到：「公元二〇〇〇年，人類的休閒會從戶外走向戶內。」也就是說，人類漸漸因交通擁擠、戶外休閒品質低落、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開始從戶外的休閒習慣，走向戶內的文化休閒活動，如欣賞演出，在家看電視，或看一本好書。

而由於電視節目的俗爛不堪，人們舒舒服服躺在沙發上看書的習慣將增加；因此，面對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政府如何積極增設戶內文化休閒設施，提供民衆

足夠的戶內文化休閒空間，以及如何教育民衆有足夠的文學、藝術欣賞能力，藉以從事正當的文化休閒，形成二十世紀末文化建設的重要課題。而想做一個有「品味」的二十一世紀現代國民，就不得不從此刻起，學習如何欣賞文學與親近文學了。

從一九二〇年起，儘管臺灣文學發展的路途坎坷、艱苦，但是也已積累相當豐富的文學作品，而這些作品紀錄了將近一世紀以來臺灣先民奮鬥的歷程，而我們在這二十世紀末享受政治民主、經濟富足成果的同時，實在應該多了解、體會臺灣人民過去一步一脚印艱苦走過來的歷史。因此，作為一個有智識的現代人，應該多親近臺灣文學。只要大家親近臺灣文學，它也才能永續發展。

目 錄

001 · 親近臺灣文學（代序）

第一輯 回顧文壇

019 · 剪不斷的文化臍帶

——五四運動與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發展

033 · 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的特性

——兼談研讀應有的認識

049 · 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的情感

055 · 抗戰時期臺灣地區的文學活動

085 · 日據時代臺灣重要的文學社團

第二輯 親近文學

107 · 日據下的小民悲歌

——賴和新文學作品試論

122 · 心緒茫然蕭瑟裡

——初探楊守愚的小說世界

(附錄：楊守愚小說作品簡表)

139 · 人生的說理者

——王鼎鈞的散文風貌

152 · 有個性而不要個性

——羅蘭的散文風貌

164 · 文學領域的拓寬者

——子敏散文試論

179 · 論洪醒夫的小說